常郡八邑艺文志

常郡八邑藝文志卷四之下

東里盧文弨纂定

武進莊翊昆新還氏蔘補

陽湖莊毓鋐俊甫氏重校

記

重修蘇墅橋記

沙張白

東坡先生買田陽羨山中晚乞常州居住僑寓郡城最久武無宜三邑皆有先生遺蹟而江陰獨否豈延陵君子之鄉不足邀高人一晒乎邑東五十里地名蘇墅父老相傳文忠別墅在焉則吾江固先生熟遊地也此地土厚水深萃東西兩山之秀而先生往來憑眺之下不聞片言隻字以紀其勝意其時居是地者皆村氓野

叟無可與言文字者莫爲之叩發而倡和先生遂默默置之耶堅當兩邑孔道行人如織而盈盈一水徒步爲艱者隱向虞陶公捐貲建橋名以蘇堅不敢沒東坡遺跡也又二十年向虞子明經誕先起而修之完固堅好視前有加吾謂陶氏之作此橋一則便行旅之交錯免其望洋一則表昔賢之風流不使湮沒豈世俗捐金植福者比哉獨惜陶氏父子之生不及東坡之世也使向虞誕先而與東坡同時吾知行李之往來必倚陶氏爲東道主草堂雞黍賓主佳賓相與發爲文章而形諸篇什且與蜀山惠泉同不朽焉奚但留渺堅之空名而已晉兒娶於陶爲予言陶氏之於此橋兩代經營不憚勞費予喜而記之惜不獲親遊文忠之門親炙其光

輝而於生平一遊一憩之地或修其遺躅或爲之文辭以志景仰此意不特陶氏父子有之也而尙虞誕先加於人一等矣

遊楓隱寺記

陳維岱

出城南十餘里入山夾路皆松濤竹翳又聞澗響潺潺不絕山愈深徑愈曲依山而轉梅花雜發每當春日邑之人莫不挈酒攜榼過而訪之蓋數十年於茲矣丁未歲余同儲子友三曹子南耕仲兄半雪探梅山中憩楓隱寺飯於僧舍而歸寺爲孝廉吳公園址孝廉余姑丈也自號楓隱居士故名其園亦曰楓隱園孝廉沒而捨爲寺猶言楓隱者物不忘其初也先是孝廉在日於春花秋月夏雲冬雪之時常攜貲從過作數日歡憶余爲童子時孝廉挈余

至坐方屋中旋登函經閣涉山崖之亭覩澗水衝激處名曰瀑布者又淍內所生蕈茶孝廉常取以啖余嗚呼何其盛耶及孝廉沒余亦間歲一往然一過焉而臺之圮者有矣池之淤者有矣再過焉而方屋之精函經閣之勝不可復問矣蕈茶之味更不可得而嘗矣嗚呼又何其盛之俄改耶余少時所見既不可復得今乃再過此地已二十年矣自傷薾日益長卒無所成而孝廉之家勢亦中落而不復振嗚呼豈不重可慨耶夫孝廉亦欲以其園傳之世世使其子若孫有之不異其身有之也何意不數年後高峯曲澗竟爲兆宇有哉然園不屬之孝廉寺猶屬之孝廉又安見楓隱之寺而非楓隱之園也歟同遊者詩以感之

蒹葭莊看梅記

謝良琦

甲辰三月余在蘭陵與李研齋尋梅於南郊行二里許道傍林木蓊蔚稍進頹垣敗址中間花木竹石隱見問之居人曰此某氏之廢圃也有梅數十株鄉皆移自陽羨山中歲久不知其花否與客試往觀之步至其處柴門半啓有額曰蒹葭莊舊矣白髮老人者執杖出導客梅雖荒蕪零散跡其規模次第猶堪想見其盛時過小橋沿流而東梅影參差或倚崖或臨水花蘂繽紛錯落余顧而樂之相與掃石布席酌酒為樂酒半研齋忽起謂余曰今日之遊樂耶悲耶吾於園識興廢之理焉於梅見遭遇之殊焉是皆可感也夫余曰子言之研齋曰方主人之為是園也計其邱壑之位置

花竹之列植與臺榭軒亭之上下有一不經於心而索於慮者乎其孰不欲亟之久遠而傳之無窮乎曾未數十年而不知其何以至此也或曰其數耶其守之非其人耶幸而其數猶可以久其人猶足以守而不至於斯不幸而其數不可以久其人不足以守則凡天下之園其不致於斯者有幾至於梅者生於空山冰霜風雪之與經而煙雲之相與處斯亦足矣不幸而移植於園以供人之尊彝耳目之玩然猶幸生於空山而移植於園使不幸而不生於空山不移植於園而生於道周則其不為行路之所扳折樵夫野人之所斤斧而為吾與子之所樂又有幾然使是園也荒蕪者浸假而森茂零散者浸假而藻飾則是梅者又將以供人之尊罍耳

目之玩而吾與子何從而遊之何從而樂之夫氣運之推遷人事之往復大概如斯矣吾又安能無樂而亦安能無悲余曰子之言是也雖然天下可悲可樂者常有而吾與子之遊不常有吾與子之遊不常有則天下之可悲可樂者其不足生人之感尤多也是不可以不記研齋曰然余乃執筆記之鄉之白髮老人者聽之不能語徒欷歔泣而去

重修宜興縣學記　　儲振

國家文明昌熾之氣蘊隆磅礴必有一二知幾蚤見者爲之潤色鼓吹卓然建不朽盛舉發皇而張大之而陰佑默相之功仍歸之國家而不敢與今

上御極二十二年巖除三孽滇黔閩嶠偃兵革飭樽俎以文奏復
建學又　允禮臣請纂修
皇清一統志武功文德彪炳千古實惟我
皇上神謨廟算宵旰焦勞以故向之跳梁於滇池箐莽間者會朝
獻馘還
聖天子辟雍儀鮮之盛而益固其金湯振獲厠侍從沐浴咏歌親
炙太平盛事竊念瘴海咸被
聖化吾宜山陬僻處而營宗庠序之地顧闕焉不事修葺其何以
報稱　朝廷右文至意及假省歸里摳謁　聖宮見昔之頹陊腐
壞者煥然改觀振方訝其功捷而化神多士濟起蔣瑛等咸曰宜

學榛蕪頹圮頻歷年所歲乙卯某等雅志釐葺拮据卒瘏期年聖
殿甫有成規値國家艱匆輓粟供億孔亟暫輟工以俟踵舉丙辰
冬丹徒顧師君來諭茲土毅然肩爲己任行籌坐畫設方略勤勸
募丹堊楹縣悉口指手授不遺餘力司訓溧水王師在豐繼至同
心勸相閱八歲今乃得告成振曠拜拱揖爲昌言於衆曰凡黼黻
太平類優爲之獨急先務於人所漫不加意之時是爲難耳今
朝廷蕩平底定適宜學鼎新告竣鏞鼓管弦之聲與兩階干羽之
舞相爲應和設
天子命輶軒採謠俗其所以應休徵而叶風雅兩廣文與二三子
功實多焉顧諸士亦知　朝廷建學郡縣意乎忠孝節義根於天

性而實漸被於

聖王之教化禮義廉恥薰陶於教化而實培育於羣萃州處之學

宮使學宮不飭諸生俎豆弗親絃誦無地而欲養廉恥生道義勢

必不能今諸生鏃礪括羽為碩儒為名臣國家文明昌熾之氣必

有厚鍾於陽羨一邑者兩廣文與多士鼎新學宮之志亦藉是以

不朽矣振雖不敏將珥筆以記其盛

惠山秦園記

姜宸英

天地之大昔人等之遽廬至於宮室之麗亭臺之勝直以為寓目

而已視其轉易成毀興廢之不常特瞬息間耳而傳之一姓以至

數百年之久此自古未有也余少時讀吾鄉屠儀部惠山園記謂

其中古木之上干層霄下蔭數畝者幾數百十章有泉從惠山寺
而左淙淙㶁㶁注爲清渠日夜流不涸中壘石條爲細澗分流並
涓潔可愛園故秦有也然自端敏公迄中丞公之改葺時計將百
年㞐公已歎爲難得今去其爲記者度又可八九十年而古木清
泉蒼翠無改向時結搆雖不必盡存要之有撤而更新無蕪而不
治也予時與客遊其上或指示予山寺故爲宋湛長史宇其南麓
唐李丞相紳讀書樓旁去數武爲宋尤文簡公遂初堂故址不獨
其室宇無存而其子孫亦零落盡矣若愚公谷者一時勝絕吳中
今亦將漸廢而爲荒墟夫物之有成有毀此消息之常何足深論
惟縉紳有道之士能持身正直創業以世其家而子孫之賢者能

修德以光大前烈此百世不忘者也今以一園之有無爲秦氏重輕者固不足以知此而因此知秦之世有令德將徘徊瞻眺之餘必有感焉而興起者莊子曰舊國舊都望之暢然不然彼獨不能以忘情乎哉園今爲太史對巖公有太史日侍養園中讀書承歡彝殆必潔其父子兄弟常熙熙終日也以此思秦之世德所從來矣

雲起樓記　姜宸英

樓居惠山寺之左二百步其下爲惠泉舊有築於泉之上者曰極目亭歲久改爲三賢祠皆背山而俯瞰泉以爲遊觀者之所登眺而休息然其規制庳隘浸圮以廢循吏吳公之涖茲土也拊摩福

煦民以大愉謳誦接乎閭閻祥風被乎山川乃以其休暇與客登
山飲泉久之仰視山半邱壑穢蕪草木叢蔽以爲無以蕩滌神明
助耳目之觀也爰謀於邑之士大夫披石翦萊相其舊趾而廣之
創高樓其上懸若天半圍以雕欄曲楯夾以栝柏松杉砌以文石
周以清泉然後躡梯而升倚樓而望則澄江遠帶衆山如拱射貴
之湖澹灩瀲漾澄碧萬頃皆若攬挹於杖履之下往來者得所憑
依登覽者以爲快焉是山自惠山而北矗起九峯崗巃合沓狀若
九龍之相連綴故名爲龍山或傳嘗有龍鬬於其上故亦名鬬龍
也而以雲起名其樓者則自公今日始山取其騰踔如龍樓取其
蒸變如雲公所以顧望乎邑之人士也彼邦之人沐浴滲漉慶公

之有作反以祝乎公龍之蚴蟉茲山之下雲往而台崇朝其雨龍之蜿蜒茲山之巔雲之油油布濩自天公所居地潁川南陽實龍之藏誰靳公以澤而以潤於一方皇皇

龍命有降自昔公不我遺民以袵席予以公與民之交相得也異日政成而去民將視其所憩而樂依焉則是樓之建其可輕乎遂因縉紳先生之有請紀石以告來者

清風亭記

吳光

毘陵府治東偏舊有署曰東察院署後有清風亭江上李忠毅公仲達未第時從予伯父霞舟公遊讀書此亭者數月後官西臺逆璫擅政仲達疏其不法因被逮就道過毘陵霞舟公逆仲達館之

家飲食慰勞如平日緹騎怒郡守二雲曾公不得已徙仲達於府治東署而仲達仍信宿清風亭霞舟公入署相存問謂曰此行可謂不負所學仲達對曰對此亭恍然曠昔步趨先生時也因索霞舟公素所讀周易霞舟公喜授之曰吾視子為薛文清乎遂升車別去今署與亭俱廢址猶存緬想二公清風如在也予小子每過其處輒悽愴不能去嗚呼立懦廉頑後之君子其尚聞而興起也夫

東皐園記　　邵長蘅

城之東北隅有園曰東皐左帶雉堞前臨圃畦溪流環之園之主人曰楊子陶雲由翰林左遷今方官新建丞先是園為曹尚書故

第鉅麗甲於一時歌舞聲伎之侈悉與園稱乙酉軍興時籍之爲兵使者署園寖以圮十圍之桂斧以爲薪馬通若邱畜豕羣聚指爲藏匿署廢而陶雲尊人靜山先生稍葺而居之遂以東臯名園園之廣二十畝而羸突者傾如豬者淤如蠲薉剃翳崇傾決淤稍復厥觀大抵亭榭臺館十完二三蒼虬古幹以及太湖靈壁嵯峨觭峷之勝十完四五益樹以松杉梅杏含桃叢桂之屬百本篔簹之竹萬箇主人雅好客客益進騷人墨士往往分韻角勝觴詠嘯歌於其間吾邑稱能園主人者率歸之東臯矣噫嘻方園之盛時舞鬟歌鈿靡顏而盛鬋者更侍遞代而所爲畫棟雕楹翡帷翠幌幾與金谷銅池相埒豈非遭世承平士大夫競以侈靡相高故驕

忘遊樂至此耶不數十年而經營之地一變而笳吹牧馬之聲斯可慨也既以嘗爲廢墟矣又烏知十餘年後楊氏復居之以爲園而得與騷人墨士一觴一咏於其間耶雖然天下汰靡者易敗而淡泊者可久茲之易粉黛以詩書變絲竹爲吟詠是使之久之道也陶雲蚤貴負盛名顧坎壈仕宦遷謫二千里外吾知有不能忘情於茲園者故不待請而記以遺之使知夫盛衰有時無足深怪而區區得喪之偶然自達人觀之其有嗒然而自失也與

青門草堂記　　邵長蘅

毘陵東南五十里而近有溪曰漳湟有地曰東園壤僻而衍無岡巒林麓之勝俗重厚好稼穡緣溪而居者幾千指無一人釋耒以

嬉有老死不識闤闠者風俗最爲近古邵氏之草堂在焉堂凡五楹翼堂而屋者凡若干楹不陋不華足蔽風雨堂之外環而溪者以里計溪清而甘可釀溪之上蘅而圃者以畝計可蔬環溪內外而田者以頃計可秫可秔環東南而峯者皆在十里外蒼煙晴翠可支頤而眺此草堂之大槩也歲時社臘農夫野老擊鮮而過從吾留客而蔬足於圃釀與黍足於家客去掩扉蓬蒿翳如左圖右史施施于于此余居室之樂也昔杜甫客居成都作草堂於浣花江上萬里百花之勝屢形篇什其寄題詩曰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菸三年而堂成其營之之難如是然余讀子美詩間考次其年月寶應元年嚴武入朝子美以徐知道之亂因如梓州卽堂成

之歲也廣德二年武再鎮蜀子美復歸成都其明年武卒乃去之東川之夔遂下荆渚泝沅湘趾草堂之成僅閱再期而去之若逆旅然蓋有足嘅者余雖亦嘗爲詩歌以視子美譬培塿以擬嵩華獨自幸所爲草堂者託先人敝廬無結構之勞無播遷兵革之患與族之父老子弟力衣食而課農桑間以其暇臨溪而漁登高而賦徜徉田園行役余齒以視子美所得又何如也其曰青門奚居邵氏之先當嬴秦時有種瓜青門而隱者吾以名吾堂志所自也

遊張公洞記　　　　邵長蘅

張公洞在義興東南衆山間山小而最卑望之若覆盂然而洞之名特著洞所從入有二徑曰前洞後洞後洞枕山麓尤險奥故遊

者往往從前洞余與同遊者約從後入東炬牽衣賈勇而下旣下
級峻滑且數上數下其上則選足所置或手決石吻中僅乃一登
益以手代蹠也其下滑足不得駐則以尻代趾矣深黝中行半里
許呼前行人稍憩已發炬旁睞則萬乳上下相撐拄硌砑搏攫奇
詭萬狀稍前益束陿如竇行者傴僂入中穿可二尺所背隆然不
殳屬石役則下覛深黑不見底左屬則石與耳磔俗呼鯽魚背矣
背窮徑稍夷天光穿漏舍炬行數十步豁然開朗石臺踞之臺橫
廣十丈而羸縱不及者三之一怪石拏空橫羅之若厂乳下垂者
愈益奇傍數巨石離立如長人俗呼張公張姥亦近似臺之前三
面削壁直上一面磴道險絕數百級即前洞所取徑也梓楠大皆

十圍根拆出崖石間枝葉蒙羃洞口遊者如坐井中望青天疑縣一片冰已尋洞口出從上俛瞰如一池澄泓蘋藻縈翳之隱隱見石臺上遊人若鯈魚出沒矣夫銅官離墨諸山蜿蜒百餘里峭崪雲蘙祇茲山直培塿耳而洞之奇獨茲山擅之天地靈奧之區固不限於大小哉

毘陵諸山記

邵長蘅

毘陵縣治南三里曰茶山小邱纍纍以百數若釜者若甑者若覆敦者若杵臼若馬鬣者高庳及常或倍常其地林木蓊蔚多古塚唐末湖常二郡守修茶貢於此因以名然實非山也又南多樹木少山平望百里外翠屏類削成者爲義興銅官山縣治以西無山

益北有山曰孟城山曰黃山俯瞰江岸其石可煅以爲堊孟城山孟嘉所僑寓也與孟城相連而小曰孤陳山九嶺透迤如龍曰九龍山有若巴斗浮峙江面者曰巴斗山嘉山近丹陽界山有白龍潭歲旱禱則應此皆瀕江距縣北八十里茂芳山在縣治東三十里晉右將軍曹橫葬其麓故一名橫山東南有山小而高突出平地曰獨孤山俗謂鵂鶹山又南雙山夾峙曰夾山有曰秦陽山者挺絕皆名秦餘杭山蓋越王棲夫差山云在夾山東自縣治至此七十里秦陽之南多山而益奇曰四墩山曰許墓山曰黃公山黃山舊傳以春申君黃歇得名又南且東曰陳墓山隋司徒陳杲仁葬地其下有龍泉飛瀑如練若馬鞍者曰鞍山三山圍合如甕者

菱溪在毘陵郭東五里爲漕渠南注之支流按邑志曰宋菱港或曰菱港而無菱溪爾雅曰水注川曰溪則溪水名溪固宜曰港或從俗也漕渠自京口來東西亙郡境入吳越界史稱隋煬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今漕渠是也而溪旁則相傳隋離宮故址云予族子龍文居濱漕渠門外邪直菱溪壓十數武乃於所居堂之東偏稍南別構三楹爲讀書之所而名曰菱溪草堂中貯書千餘卷其前隙地廣袤各及尋而三之壘石爲峯者及尋環以小池如峭壁巉巉峙澄潭中旁植雜花木十餘株常欲請予記鑱石壁間未就也今年閏夏予舟行自吳閶歸信宿草堂會暑甚侵曉獨坐池上市聲未囂露氣晨流游鯈百餘

頭皆瞼喁水面如霞駛遠闊行舟欸乃聲與漁歌相互答窅然移情者久之問考隋史大業十二年春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按之圖記與郡邑志所載皆可信不虛度其時聚斂之繁急督趣之嚴酷與夫臺殿樓閣窮極壯麗之觀大槩可想見而宮成而盜起竟未及一臨幸莽為邱墟然則侈汰者速亡而富貴之不可恃也若是哉西蠡溪一勺隋至今且千一百餘年而草市之士猶得私而有之以名其堂試與子凭河遠眺其所嘗新然而賦慨然而與今昔盛衰之感者固何如也康熙壬午七月青門長衡記

東林書院碑記代宋中丞犖　　邵長蘅

宋楊龜山先生當政和以後爲官公於毘陵十八年數往來梁谿故毘陵梁谿皆有先生書院在毘陵者曰道南在梁谿者曰東林道南廢已久東林則廢而屢興先是明正德間邑人邵文莊公寶規復之王文成公爲之記按邑志東林在城東弓河文莊所復蓋非故址云尋亦廢萬歷間顧端文公憲成高忠憲公攀龍相繼營今址重建書院麗澤依庸有堂燕居有廟貯祭器書籍有樓齋舍庖湢有所書院之左爲特祠祀先生以羅胡七君子配而揭其楣曰道南祠歲集文士爲會至者常千人東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天啟間閹禍作忠憲以不辱死而東林又廢自是屢議復而未竟

者垂七十年矣
今上三十一年秋某奉命移撫吳贍拜祠下慨然久之會今大冢
宰孝感熊公學使海嵛許公適有同志各捐金若干兩以屬邑令
徐君經始癸酉十月訖工甲戌二月祟堂修櫩復厥舊觀旣成以
記請某愧未聞道於諸君子無能爲役無已姑誦所聞道者何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學者何四子六經是也講學者何以
明道也其理至近其行至庸宜乎胥天下無能自外於道學而究
之道學之傳斷斷不絕如綫則何以故蓋自科舉之業盛士爭習
爲記誦佔畢裨販之學而馳騖於功利得喪之途當其童而就塾
其師之所教父兄之所期未有不縣科名爲鵠以希倖其一得者

既而以一切苟且希倖之心移之官守於是商遷次之久速計官階之崇庳營營汲汲脂韋汨沒終其身耳矣其或老而知還則市田宅規園池以詒子孫畜歌舞伎妾以自娛其賢者亦流連觴詠寄心二氏之說休老焉耳矣彼其遠道也則宜顧其人自少而壯而老有能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者乎亡有也然則道之在夫人者猶未遠也第不著耳不察耳不著不察由不講焉耳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夫書院固講學之肆也肆而不居與無肆同居焉而非其人人焉而不事事與不居同是故士之居是肆也必聖賢以爲規矩師友以爲斧鋸刀削孝弟忠信以爲材廉恥以爲繩尺而身以爲器以蘄底於成若是則書院之復爲不虛矣嗚呼

方二公之倡學也海內清修之士聞風慕義以東林為歸迨鉤黨之獄興閹燄焦灼諸君子至於考掠剌剟骨填牢戶者相望而不悔而明亦繼以亡當其時東林一區㞳為瓦礫惟恐摧折拉攞之不盡也距今六十七年姦邪之姓名詬詈未絕而講席再新視二公時不異可以見道學之在天壤雖遭禁錮阨塞於一時如日月之晦蝕俄頃而復而士之有志者益可以自信某不敏竊於代興諸君子有厚望也遂刻石以記

東軒記

邵長蘅

東軒在草堂左稍南邵子讀書其中軒凡二室右室南嚮交窗複壁設藕簟一几一榻一可供臥起左室南北嚮前後施綺疏櫺檻

中設修几一右室欲其奧左室欲其敞其奧也則於冬宜其敞也則於夏宜軒之前地橫廣丈許者三縱半之雜植木蘭叢桂木芍藥數種軒後直左室之北闢隙地廣尋長再倍尋壘石爲峰巒坡陀之狀植竹百竿修梧一芭蕉數本直右室之北小屋二楹關東嚮梧竹交蔭牖間空翠浮漾長夏弄碧可念處之爲賓客燕談之所軒中故庋書數千卷興至隨手翻一編輒讀讀未竟輒罷稍倦輒就榻臥即掩卷亦不復甚記憶出則曳杖平疇綠野中行百步餘輒返客至談詩談文章或詼說古今事則大喜竟日談不倦即以他事至者遽呼童子支扉即扣之拒弗入也蓋邵子常誦淵明詩曰嘯傲東軒下聊得復此生因以名云

東軒小池記　邵長蘅

邵子作東軒後一年卽假山麓規石爲池池廣五尺深不及者三之一畜朱魚數十頭荇藻空明漣漪見底邵子狎而玩之欣然樂也客有過之者曰嘻子何見之不廣也今夫峯者岫者若斷者若奔者若倚者巑岏巉天鬬詭獻異不可名狀山之奇也洞者洑者湍者瀉者蛟龍瀺灂歘忽而變幻水之奇也是天地之大觀而好奇之士之所樂也且子嘗北適燕東之齊南遊漢沔記其山川所經涉河淮躡日觀轉而浮舟大江彭蠡間斯亦奇矣顧不是之樂而沾沾一拳之石一勺之波顧不陋歟言未既邵子軒頤揚頷啞然而笑曰子所謂囿於方之內而未能遊於方之外也子何足語

是吾試與予俯清池而觀一寸之鱗入盈尺之波濤噞喁沈浮浩乎其自適也去而之江海之濱大魚若陵撥鰭掉尾捷若帆檣鼓軔蒼梧縱於九江亦浩乎其自適也何則大小雖殊所爲適者一也余烏知渤澥之廣而勺水爲隘嵩華之高而拳石之卑也哉且夫衷有以自適固無往而不浩然也苟衷無以自適而試與之臨崩崖冒驚瀧必將跼蹐縮足汗慄而自失而何有於奇士之所樂哉客黙然久之愉悅若遺逡巡辭去

一竹齋圖記　　楊昌言

吾友若營居予出一圖相示畫精舍數椽舍旁無他草雜樹惟修竹一竿孤標挺然出雲表曰此一竹齋圖也昔許洞所居必植一

竹以表特立之操吾取以名吾齋而命惲子南田爲之圖或有評其太少者唐子曰吾聞之物以少爲貴非賤多而貴少也葢物之貴者自不可以多有今天下物失其節松栢化荆棘芝蘭爲蕭艾即號爲東南之美如竹箭者歷冰雪而飽風霜其不改柯易葉者鮮矣且眞能愛竹者意不在乎竹故一竿不加少千畝不加多如以竹而已矣則一竹之不植將遂無所表見邪今吾齋雖以竹名求所謂一竹者且無有試以是圖懸壁間則目如對亭亭之形而耳如聞蕭蕭之聲卽謂惲子之畫爲吾所手植之竹奚不可者夫誠有得乎特立之意則竹之有無亦可以勿問而又何多與少之足云楊子聞之曰謂夫一竿而少之者不知竹者也謂必種竹而

後可以名齋者不知君者 也請識之以俟知者乃爲之賦一竹之歌曰子之中兮廓乎其有容兮子之節兮挺乎其不屈兮彼君子兮夫疇與匹兮吾與子爲一兮

重修鄒氏宗祠記　楊昌言

壬戌之夏余過鄒氏宗祠見夫塗者墍者畚且築者絡繹赴功延琚延璠不避炎暑烈日中往來督視後再過之則嚴靜完好視舊有加焉相與徘徊歎息延琠雪涕謂余曰此亡弟延璋之志也請爲文以記之余婿於鄒余室人即其姑也又延璋嘗從學於余余何忍辭按鄒氏自道鄉先生以忠貞理學著於有宋厥後簪纓繼起世有聞人爲吾鄉望族果成公績學砥行與其兄靜長學憲比

肩齊名果成公有子五人名延瑋者其第五子也辛酉七月十一日以疾卒年甫二十有三耳先是果成公捐館母夫人秦業爲諸子析箸延瑋疾革時謂其兄曰余不幸負沈痾勢必不起又未娶不能延一息之肩壽夭有數但上無益祖先下無裨宗族悠悠此生未免抱恨泉壤耳薄產本先人所貽吾家宗祠不修者垂六十年日就頹圮願以佐脩葺費其兄垂淚應諾嗟乎禮稱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晚近士大夫所亟亟而營者惟居室耳歌樓舞榭涼臺燠室綱戶刻桷丹楹耀日至其妥先靈之所則祠廟隳圮蕪敧斜枝柱曾不一過而問焉此其人雖擬魏科躋膴仕擁厚貲而享者譏吾知其先人有靈必無樂乎其爲之子

若孫也今延瑋弱齡夭折而彌留之際猶惓惓以祖宗祠祀爲念豈非所稱賢子孫足以振家聲而風末俗者乎登斯堂也於延瑋臨危之語可以觀孝於其兄延琚輩克成其弟之志可以觀友而於其兄弟叔姪同心同力共襄厥事而無有後言可以觀仁且讓即修祠一舉而知道鄉先生之澤爲愈遠而彌長也延瑋聘莊氏婚有日矣遭生母之變欲終喪而後娶故不克婚以死庚申冬二母之喪並舉時當饑饉薦臻延琚客江右延瑋獨身襄事竭蹶以從曰吾幼不及養此不足以報吾母也凡此皆事之可傳者余承延琚之請既爲識其修祠始末又傷延瑋之夭將泯沒而無聞也因附記之如此

新修蜀山東坡書院記

儲欣

先生蜀人也弱冠登仕嗣後出入中外不常厥居有以除授至者徙者請外者挈小搆禍安置者量移者地或善或惡或極遼以惡寵辱自上趨避無由若乃擇地而處不以宦與罪至而意氣慨然將徜徉終老於其山水之間獨吾陽羨而已蜀山處邑東南蓋陽羨諸山之卑且獨者相傳舊號獨山先生以山形似蜀爲去偏名蜀而居之然歟否歟吾意先生舟入荊溪浮於東氿三十里得是山登嶺極目太湖如鏡東南萬峯如芴如屏是山實山水門戶先生善遊遊即其趾稅駕焉而非係乎蜀之似與不似也從此泛登[illegible]帝玉潭芒鞋筇杖無不到出夫方外無不交於是天遠夕陽之

詞亂山白雲之句紅友黃封之歎與金沙寺僧剖竹調水之符佳言韻事日以新而惜乎居之不久也間考先生之來大約在元常州居住前後爲元豐七年八年此兩年中離黃赴登又嘗待命於泗留題於揚時月可考是則先生居此雖閱兩年其實不過數月耳嗟乎先生一謫齊安居之者四年一竄南海居之者六年及心所喜樂買田築室曾不數月以去亦足見行止非人而先生生平動與願違者此類甚衆也然先生在天之靈亘百世不磨滅者其所依回眷戀將在鬱鬱不樂處者與抑在所樂與則夫陽羨人士相與作爲宮室以俎豆先生者先生之靈實式憑之可壞陋弗飭耶蜀山故有東坡書院廢不知何時明弘治朝邑沈侍郎暉贖

舊址而鼎建焉以偉麗稱具載李文正記矣　國初漸圮漸不支有道士日將普引以爲任積三十年力腐折頹敗葺治煥然又於仍獨堂後造樓而書院益偉麗狹前制矣普端良有才能節衣縮食給工料費不以一錢丐於人惟吾徒潘旂世居蜀山偕同志謝護以能訖功考於康熙之戊寅磨石而屬予以記予喜先生書院整新又嘉道士良且才卒就厥志也因記其完舊創始之大略如是抑予又有感焉昔劉子駿有言漢廷之儒賈生而已醇如董相弗之許而並亦莫以子駿爲非何也夫通達治體之謂儒試諸事而效言而可驗然後謂之通達故治天下必右儒以其益於世用也先生[illegible]史書及讀其文則北轅南渡洞若目覩先事救敗

頑讙與賈生等嗚呼使漢用賈生必無吳楚七國之變宋用先生亦無靖康之禍賈生之謀施行於武帝先生文集熟誦於高宗皆言驗而見思思而有及爲有不可爲者矣悲夫由斯以談雖謂宋朝之儒先生而已豈不可耶竊見世人詆先生者文章節義而外神之曰仙佞之曰佛予獨以儒歸先生且以爲必如先生而儒始有益於天下天下不至以儒爲詬病太史公所謂難與俗人言者此也因記書院而并論之爲可與語者道焉

擬周孝侯廟碑記　　儲欣

太史公有言曰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又曰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誠哉是言也周侯子隱以忤權貴死齊萬年之難孤軍陷

壁血戰報國子隱得死所矣卒以此焜燿史策緜亘廟祀彼三日不汗所得孰多而世徒稱其斬蛇射虎此一力士任耳不有捐軀糜頂之大節亦與草木同腐何言人傑哉方侯之戰六陌也提卒五千殺賊過當後援不至左右勸之退侯毅然曰是吾伏節致命之秋也夫使侯爲御史中丞時自顧惜必不失意形駭即與二豎背而時之大臣無擠之欲其死者亦且遣二豎不遣侯遣侯不遣二豎至禍已成援已絕微侯拔劍一叱即必退退而以侯之威士心之固區區以求脫即必脫而免於死夫惟不可忤而忤不當擠而擠可以退而不退力能脫而不求脫而侯之大節於是乎烈矣嗟乎天道何常死生有命一時讐人徒知陷侯死爲快心耳詎念

賊后司晨駮君守府無何而銅駝荊棘骨肉噬吞積骸如亂麻流血漂臼杵人誰無死不亦悲乎且張華之智焉而死裴頠之勤勞焉而死機雲之文章焉而死崇岳之富貴焉而死其死也非分惡宮闈即失身逆亂當時既肝腦塗地引頸就誅而後世復以爲不韙所謂輕於鴻毛若殺孤雛腐鼠耳周侯之死相去幾時而一命既捐九邑增重然則形骸之於周侯得毋所陷者小而所全者大與雖然侯非數子匹也設侯不死必能挺風霜之節攝妖狐之膽辨子适之竸消外兵之萌不幸亂作而託以兵符任之閫外亦將董率三軍諭以忠義誅始禍破連衡扶危定傾易猶反手顧乃成都東海殘殺相尋侯土未乾胥社隨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

然哉不其然哉侯行事顛末備載書傳故不道侯義與人廟去縣治不百步後枕墓道右帶雉堞墓營三岡高與城際古木鬱葱葱然蓋勝遊也今蕪穢不治墓壁一角林木斬伐幾盡廟破壞且宿兵焉邑人過之往往埀涕又明季年有盧公九台者去侯千餘年其仗節致命大與侯同而未獲廟祀某旣感夫有廟而不治者又感夫必當得祀者而今尙莫之祀也某年日月某公大修侯廟兼祀盧於廡於是命爲侯碑而幷系以詞其詞曰

海岳鼎分人才鱗起侯於其間奮躍最尾挾矢闞獸一發洞胸仗劍入水碧溪流紅喋血天地逍遙掛弓此何足奇賁育所任殺身成仁乃見本分猗與孝侯毋疾羆貙士迸飛泉天和藥草猗與孝

侯如鵠如鷹搏擊無禮下歟

楊橋晤語記　　史周沅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友人秦淮滄瀾過予楊橋館中相與上下事故予曰世常說趙宋最弱予獨以爲三代而下北宋差强人意滄瀾亢顏大聲曰漢唐宋明莫弱於唐莫强於宋予驚且喜遽問之滄瀾曰今有父不能制其子君不能制其臣夫不能制其婦妾主不能制其奴賤弱乎否乎予曰是亦皆弱耳何煩言滄瀾曰如此數者唐皆有之漢亦不免獨宋無之宋所苦者獨北邊耳是猶受制於橫逆而不能角也何足弱哉且夫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君君臣臣而以爲弱反是者爲强則是秦政之暴優於

文王商君之刑名賢於周公之禮樂也亦不足與論天下事矣初滄瀾與某偕來語中及古仗節亢志之士其人曰有此志節而不能保其家國之不亡蓋亦無用者耳予笑曰然則殷之三仁不足述乎及問滄瀾語乃知人之度量相越誠不可以道里計也諸葛忠武言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韓魏公言琦生平仗孤忠以事君至於成敗天也豈可必哉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旣二日予思滄瀾之識超卓於世俗爲憶識之

濬復愷懌泉記

華希閔

二泉勺水耳餅罌走四方飲餞遠近何其盛也其支流爲龍縫若冰羅漢諸泉溢溢四出昔人謂慧山中空乳水滿腹遇隙發見其

或然歟去泉五里而城不爲近矣乃猶時時發見於闤闠間有以惺惺名者其一也成化癸卯楊禮部槃有重浚記稱幼聞閩浙舉子應試者汲飲茲泉試輒得利故名後湮爲日者居購浚之覆以樓置茶經石鼎於上以待客有泉以來湮沒不可悉知可據自禮部記始無何復湮康熙庚申顧中翰貞觀浚之禮部去今二百五十年樓之廢不足怪中翰纔五十年耳循志所稱求諸胡橋西北不可得第見瓦礫阜積糞壬碁布而已既訪諸居人之老掘地得古磚甃圓井形深至丈餘有泉泓然味甘洌同二泉惺惺者乃復見顧泉去河流不盈丈岸善崩不可置足於是壘石成岸撤其阜積碁布者而夷之設闌楯代石牓以舊名昔人稱水之甘苦猶人

賢愚稟氣清者賢而泉源潔者甘也二泉出自山麓其潔而甘也易茲泉介在闤闠糞壤之所洄能葆其潔而不失其甘尤難哉先儒稱治心有常惺惺法此殆常之者耶且舊傳飲之者慧試者列比於人蓋有膈世覺民之德者乃屢發屢湮德則豐而遇則嗇何歟其嗇焉命也曩者禮部中翰能浚之而不能久之況余力不逮二公者耶雖然姑務其所能爲者耳譬諸有德者當吾前吾既知之雖力不足張之能不務盡所以張之者歟濟與否聽之天可耳於泉何獨不然且命固有始嗇而終豐者孟子所稱傅說膠鬲其人當版築魚鹽時豈遂無一知者哉患時未至耳比時至且勝管夷吾孫叔敖況餘子哉吾安知茲泉不自此而亨通而不復蹇行

與二泉之名四方飲飫遠近者稍追也

復崇正書院堂屋記　　華希閔

崇正書院舊名九賢祠宋寶祐中知縣袁從氏所建也其址即今啟聖宮元虞教授薦發鼎其無闕於錫者益以本邑之賢者名五賢祠中爲宋楊龜山先生東西以喻玉泉楊尤遂初李小山祥蔣實齋重珍配其詳在先哲尤邵二記嘉靖八年即地建啟聖宮而遷祠未有處先比部補菴公乃於宅右建堂五楹顏曰尚友益以李忠定公綱邵文莊公寶名七賢祠而傍其前之坊以今名康熙初子孫粥宅亘室而以堂之東一室并粥焉莫之覈也繼粥東次室又次粥西兩室惟中室莫敢動然甚其梗也乃遷木主稍前

而割後楹以通之希閔解經縣學職歸謁祠見其狀得貲乃具金如券數贖焉惟東一室載在初契不可得然幸可撤三室通之還木主於原所矣其西一室則貯祭器焉嗚呼希閔之爲此舉也犯巨室之怨且怒而不顧豈誠愚哉蓋追惟公移建之初心與今時目之所擊有不可一刻安者欲完其舊而卒不可得斯亦無如何也已祠中木主崇禎時增入顧端文公憲成高忠憲公攀龍及葉司空茂才鄒賢良期楨吳明經桂森蓋前之九者釐而五益而七又益而十二也或云宜增比部公顧公顏堂之意與其立朝居家者曷嘗頃刻不羹牆先哲哉主之入與否形迹非所論也惟吏部風[illegible]公[illegible]與其孫節東林後勁忠憲全歸時於遺疏外獨柬別之其

周程有在鄒吳二氏上者急宜增入以殿錫山道統焉姑記以俟後之君子論定

亦冰堂記　　王元烜

水沍寒而爲冰其外堅確其中瑩潔其氣嚴肅栗冽而不可觸水流而冰止有守義焉君子曰是可通乎政矣蓋不堅確者易以撓不瑩潔者易以汶不嚴肅栗冽者易以犯冰之義通乎政非徒然也昔歐陽公守滑州顏其堂曰冰堂夫公以文章功業卓犧千古惟能堅確其外瑩潔其中嚴肅栗冽其氣故爲文廉而辨淸而沈其立朝也剛勁果爲是非別白誠有得於顏堂之義以貞其素履者與余少好讀公文旣竊慕其爲人家長垣距滑百里而近每至

其地則思公之所謂冰堂者然考之邑志詢之故老則已付諸荒烟蔓草而不可復睹矣康熙庚午冬余來涖蘭陵其邑爲江南要衝簿書之督促足以掎摭我守錢穀之繁沓足以眩惑我守人民之嚚頑刁悍又足以姦欺撓亂我守非磽磽而皜皜凜凜而冽冽殆不能以行吾意也冰堂之義則尤可思矣乃自題退食之堂曰亦冰雖然吾能堅確而不撓與能瑩潔而不汶與能嚴肅栗冽而不可犯與非敢以爲能也志勉焉而已或者曰磽磽者易缺皜皜者易浮凜凜冽冽而不可以久君亦何取於此曰是殆泥於冰而不通其義也夫冰水之凝也水之大者江湖河海其小溪瀆溝澮其用以發灌溉潤萬物則羣然賴以生至沍寒而爲冰磽磽而皜

觱凜凜而冽冽斯又天地之爲用而非水之性也洎乎渙然澌泮則資生溉漑者猶是矣苟徒執象以求其爲水也不亦局乎余卽不得渙而爲江湖河海亦豈不得爲溪瀆溝澮之用乎子徒見冰之爲冰而不知冰而水者之爲用無窮也歐陽公爲其大而余爲其小要在溪瀆溝澮之不可水而冰冰而水也哉然終未敢以爲能也志勉焉而已爰爲記而勒諸東壁後有同志者其共勉諸

先賢商子須昌侯祠記　　王元烜

祀典凡先賢專祠有禴嘗兩祭者皆因其子孫旣爲祖考立廟又請於禮官故得秩祀不特爲其子孫者得盡報本返始之意而所以崇理學興教化有關於風俗人心者匪淺鮮也獨晉陵商氏有

先賢須昌侯專祠春秋祀典至今闕焉嘗考孔門七十二賢商氏有二商子鄒平侯諱擇字子季魯人禮殿圖謂之曾氏子輿之右而僅列姓名其生平言行俱未詳商子須昌侯諱瞿字子木亦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受易於孔子年三十八歲未有子孔子爲之筮曰逾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如其言亦爲孔子玩易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於是歎曰天乎命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又詣梁子叔魚俾不棄其室亦得嗣須昌侯之生平言行其大畧蓋如此又考蜀志云先賢生於瞿上爰名瞿蓋蜀人也或長而遊學東魯因占籍焉故家語史記皆繫於魯而歷代從祀聖廟東廡於[illegible]而[illegible]陵並濟之有專祠何也蓋宋南渡時須昌侯子孫散

居淳安晉陵雲陽間越之淳安蓋明三元文毅公輅其裔也若晉陵雲陽一派自元介蹊公琦以省試第一殿試第三人中祕由雲陽徙居晉陵爰立家廟於孟瀆之水塔口以祀始祖須昌侯譜牒亦公手撰後人固當以介蹊公為繼別之宗而公第三子光輔始居水塔口則當為繼禰之小宗顧不必別立宗祠者為專崇始祖須昌侯以冀祀典之光也其長子光庭一支居雲陽之五戌次子光祖一支居晉陵之遥墅皆去水塔口十餘里而近禮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則所謂尊祖敬宗收族之義胥於是祠繫焉余涖茲土嘗過其祠見其榱桷崩陁風雨侵剝詢及祀典委諸草莽不禁喟然嘆曰先賢俎豆有關風俗人心者衰敗至此

曾不若二氏之宇及諸淫祠競施金錢輝煌丹堊祭賽禱祀之無已時也亦獨何哉今朝廷右文重道崇尚理學於周程朱張諸先儒御書祠扁表章榮寵春秋祀典厥有司存况須昌侯親炙聖門倡明易學者乎爰是申請各憲臺爲舉春秋秩祀以光專祠之饗併薄捐俸資修復其舊觀扁曰洙泗易宗而倡義振興者誰商氏子孫鼎鉶鼎鋐諸耆士也奉祀者誰孝子慈孫商之璉先賢六十七世嫡裔也遂爲之記勒諸石以爲不朽

竹山記　瞿源洙

邑西諸山煙奔雲矗東走入湖其支脉循湖北行漫延數十里不

絕如帶岡坡港汊左支右踬若衆足相扶而行至竹山而脉盡踴躍奮迅若昂首入湖而望馬跡或曰此蜈蚣形也或曰不然馬跡脉行湖中迎涯而起發爲兹山其勢西行爲溪北諸山祖地師每爭言之予弗能辨也戊申之冬予偕湯子學海蕭子蘭穎往遊焉山小不能一里峯起於疏畦叢薄間然磅礴之勢橫截太湖分其尾十餘里別爲一湖俗呼曰裏湖其外曰外湖山多石其右側臨外湖尤譎詭萬狀大者可臥百人若覆舟於涯小者纍纍若重几疊牀錯落分布自山頂相枕藉屑累而下者若頹垣若壞堞若開戶牖於巖腹漁者得之以爲舍若浴犀犍於川或寢或蹲或拽其鼻以登岸石罅多野卉嫣紅照人其上多青叢朱實俯映空碧其

下沙礫圓潤如卵如豆山列三峯一峯迴抱如尾一峯圓若仰鉢石環拱若城雉其中峯有僧寺松竹森挺翠羽啾啾不絕其北麓稍平衍距湖涯斷數百武外有怪石撇波起若別爲一峯予三人躊躇衆石間浪聲時出屐下劃光軒舉瀺灂湓胸拳峯髣鬖雲帆浪船散若鷗鶩或浮或沒倏忽遠近至北麓踞石臨湖遙望陳灣馬跡兩山對峙左右拱衛若巨獸之寢於門其上丹楓青樾纂組錯繡下映村落歷歷可指近山有巨魚觸石時掣其尾裏湖多白鳥映緣波上迎風鳴若吹謳聲蕭子曰聞諸土人裏湖卽鑫湖范子泛舟處也湯子曰宋德祐間進士有蔣捷者入元不仕號竹山先生此其高蹈處乎予喜其說而惧未之能考獨疑茲山毓靈孕

秀數千年無發其藴者豈栁子所云少人而多石邪吾儕呑吐湖山不能洗滌靈府於昔人乎何尤遂聯吟一詩誌其勝旣歸而燈下足成之爲五十韻

迷陽岕記　　瞿源洙

兩山之間村落環居厥名曰岕自張渚鎭南行過石門踰嶺道出栗園中約二十里而近得迷陽岕焉岕始名眠羊說之者謂爲神仙所居牽引方平故事或稱迷王云昔有王人失道於此遂曰迷王癸丑初春予偕蕭子蘭穎往遊焉惡其名之不經而無以自拔於俗也遂以迷陽命之岕人曰有說乎予曰莊子人閒世載楚狂歌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陽者薇蕨也今是岕多黃精茯苓

山蕷野蔬之屬淵毛石髮咸可采而烹焉此必昔之人覩其物產而有慕於采薇之高躅因名之曰迷陽而方言亂眞譌陽爲王又譌爲羊更以迷爲眠也地之得名也類莫知自所起一𠀤豎偶傳之則輾轉成譌流宕失實而不知反君子以爲病故勝毋朝歌迴車不入名之悖足以彰地之陋可弗慎哉今曰眠羊則牧人之穢墟耳曰迷王則近於鑽徼瘠鄉倔强以自尊大皆君子之所不取且名者地之先容也汨於流俗人之口實則世咸望而棄之雖有靈淑之氣而弗能顯也奚以邀高賢之轍跡乎予憫是界之清遂閒美可以當昔人奧如曠如之目而不能託名大雅以自絕於衆故采莊生之說因其故號而潤色之蕭子曰習俗之移人甚矣子

名之孰從而稱之予曰不然使名之而失其實一野叟能笑之苟得其當也則山巖奇傑之境若因玆名而始闢聞之者皆將拭目改觀而忘其爲樵蘇之故徑也昔太白過九子山以爲似九芙蓉因呼之曰九華今人襲稱之不知有九子之號吾邑蜀山始名獨山東坡蘇氏寓其地以斯山似蜀中遂得厥目焉至於今弗改夫一言甚微而足以發山靈之蘊則衆皆悅之有倡斯和如空谷之得響而應予烏知迷陽之稱不自吾兩人始耶蕭子曰然則請志之遂爲之記

白茫潭記　　瞿源洙

白茫潭在許氏大村西廣可三里周五六里明曠映空縈楊環之

脊翠與盜波相上下中有浮洲廣十餘畝可耕可廬聞昔有僧寺踞其上今廢叢生雜樹葭葦望之蔚然潭深處不可測然聞潭底有井甃基址時見壞梁棟浮出水面潭產白小魚俗呼銀魚潔白佳美蘇人目為上品繞潭而村者其東岸為許氏大村有前巷中巷後巷之目其傍小村為前後塡為鴉池圩為乙字圩為滕橋為西田舍大率皆許氏所居統號白茫潭諸村巷胥隸焉許氏自漢長樂少府以節義起家世傳忠孝名登史籍者甚眾其始居陽羨號陽羨許氏後徙涵墅又徙臨津又徙談村今徙白茫潭近五百年矣其族人多沿樸敦古風好談奇節事故邑人豔稱之羣號為白茫潭許氏潭之西岸即談村也由潭而北過支港不及三里有

大川狂洋與白茫相類登岸問津臨也臨津之涯古冢纍纍悉許氏先塋離塋旁數武有廟翼然爲臨津城隍廟廟之神爲前梁任公昉廟之後有長阜延袤數十丈斜繞數村落於其下蓋古臨津城址也予按任公嘗爲義興太守義興設郡始自晉永嘉四年其時析陽羨爲三縣一名國山一名臨津而移陽羨縣於君山下以其縣治設義興郡以統之其後郡降爲州州降爲縣又併三縣爲一名義興縣宋時改宜興而陽羨國山臨津俱廢僅存古城址悉荒落如村堡是今之縣治即古之郡治也任公爲太守其官署當即今之縣署邑人思其德即應立廟於今之城市不宜僻處臨津廢縣豈任公曾爲臨津令耶抑當攝郡時臨津受恩獨渥私以俎

豆報耶然民間私祀不宜曰城隍廟立廟首尾縣志未之載其事茫昧不可考嘗按孚齋先生縣志云唐武德二年改義興爲鵞州武德七年廢鵞州設南興州又云改臨津縣爲之仍統臨津陽羨義興三縣蓋以臨津爲州治而縣治附焉是今之臨津即古之南興州也然今人但知臨津不知有南興州昔許氏之先有諱嗣宗者拜南興州太守古人多以官爲家許氏遷居臨津或始於此水之可渡處曰津今廟前艤舟濟渡行人古之所謂津也臨津之名昉於此乎考之縣志蓋臨津鎮也今人呼爲臨津渡又名止口蕩今人譌爲汪九蕩單鍔水利書云縣西有夾苎干瀆洩洮湖之水入滆湖[illegible]湖而注之江今名存實亡倘開夾苎干湖水通流

則伍堰茅山他邑西來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益夾苎干爲洮滆通流之徑徑塞則湖水旁溢漂没田疇廬舍滙爲淤爲蕩爲潭者以十數如白茫皆是也夏秋水發波濤湧沸直入荆溪舟行駛疾往往覆溺而孤城當其衝岌岌可怖此夾苎干不復之故按其地當去臨津不遠而單策不行宋時已淤塞至明嘉靖時悉爲平陸矣邑乘無由考據故今之縣志竟遺落不載諸瀆中無夾苎之名大抵地之隱顯今古不符陽羨國山二城已失其故名臨津因任公之廟名僅存而南興州不著渡因城及廟以名而淤與蕩或謁或不著至夾苎干則求一志於邑乘而不可得獨白茫潭以許氏居之故名特著昔爭齋先生之修志也許

氏有諱有穀者字齋之皆也協同纂輯其志白茫潭云廣數百畝受金壇溧陽諸水所注又載萬文恭公白茫謠曰洮湖迤西幾百里東來白茫會爲滙日浴月沒眞率俱蛟龍洸瀁蟠其底盡萬公好講學重節義事而許氏先人多與往還故臨潭賦詩前輩風流居然可想噫地之以人重也久矣昔任公有釣臺遺跡縣志云在北門外一里臺高一丈餘今按其地名釣橋並無所謂臺者而邑人槩指其處爲任公之跡此亦臨津立廟意也東坡蘇氏至吾宜故獨山爲蜀山買田滆湖濱遂名其地爲蜀風蓋任公失其故跡猶昌昔名蘇公改其故名始爲已有而今之所謂白茫潭者仍其故名未之或改然已爲許氏所有邑人莫能爭也吾知千百載後

雖陵谷變遷或淤墊實土爲平地而白茫之名猶將與任公之釣臺並垂不朽不若夾學千之湮沒無聞也歲之壬戌許氏宗者奕祥霞城兩先生延予訓其族中子姪時時流連潭上往來臨津謁任公廟訪古遺跡因希述記之使後之人有所考信并以示許氏諸生俾各自振厲以益增茲潭光也

澄江第一泉記　徐志定

凡泉之類不一其自上下下則爲谷簾懸空峽流側瀉自下上上則爲趵突沸注河源星湧其他縱橫澗壑莫不極奔騰澎湃之觀以資山經水注之紀載然求其與人代之盛衰治否相關者則咸無得焉若夫元氣翔和膏澤浸潤而地獻厥靈炳於典籍者其惟

醴泉乎記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愛情則醴泉出當堯之時至治休洽而醴泉生於階庭厥象渾渾色如醴甘如飴逮後儒以瑞應歆動人主者輒以醴泉將甘露良有由也予生岱山麓夙覽徂徠梁父諸勝壯而策名仕版鹿鹿四方與泉石闊別久矣年來獲賦遂初欣無職事之絏謁吾師蔡夫子於澄江官舍惟澄為山水區邑北有一岑螺青秀峙江表者乃春申山也負城帶郭歲時茂宰往遊焉賦咏之碑矗立此於紀江山之槩不聞其有泉也邑士徐子近洋此中之有道而文者也壬戌夏陟山見琳宮後石巖下清流涓然因招羽士集山農剪荆剗礫而乳竇膏渟澄涵演迤里人譟曰神泉出矣而博物者辨其爲醴泉父老走謁公公謂之

曰是爾民向風從善而人文蔚興之兆歟維民則曰我公之仁澤涵濡熏蒸滲漉而山藪貢厥祥也予竊占之易水上有水曰井彖曰君子以勞民勸相山下出泉曰蒙彖曰君子以果行育德惟吾師之治澄也道合君子以養以教優游漸漬咸用太和是以表裏融澈精醕醖釀滋而爲雲液瓊膏與古所稱神山石髓爲類夫物有以少而見珍者又奚必如自上自下奔騰澎湃者之爲哉泉之左右碧石橫亘如虬龍爲搜剔盡致刻露清秀奇勢迭出宮之北壁分俸錢爲風軒雲窗供遊者憩息巖之上闢地構亭繞之松桂梅柳二尹陳君得度地於亭下得捐金二百有奇中爲堂三楹額曰半山旁爲延月山房五楹士夫趙同倫諸君協贊厥成勝概畢

出予暇日杖策登山坐雲窗烹瀣茗偕近洋氏左攬城郭則峯巒旖旎竹樹參差金碧樓臺與煙霞掩映右俯大江則滄波不極時見片帆隨征鴻俱遠繼而放眼空冥海天澒洞因感泉之出於此山爰得其所顧予以蓬累來遊獲覩吾師治化之成瀰淪山谷而吾與近洋系出駒王孺子派本同源兼之臭味無差池者則師友淵源之誼胥賴茲泉以作之合得偕都人士勒名澗石以垂不朽是予之幸也夫是予之幸也夫

暨陽書院新栽花木記　　趙曦明

今書院之建肇自前邑侯高苑蔡公歲已卯閩學晉甯李公視學江蘇因斥而大之更舊題之澄江爲暨陽書院延抱經盧先生以

師多士至之日申規條嚴課習月再課其文而殿最之如泥在鈞如金在鎔惟所陶鑄由是就學者踵接院舍幾不能容先生闢於院之隙地蒔花藝木講肄之暇相與相羊而吟弄焉先是曦明子姪輩並列門牆而明未嘗修賀謁之禮先生不以爲不恭反殷勤而物色之明愆且愧遂出平生所著述以獻先生更爲商榷是非討論得失縷縷款款靡間形跡明益喜過望悔求見之不蚤也一日院中紫薇花盛開先生招飲其下酒半顧而言日余本寒士挂名 朝籍以外艱歸家有毋藉書院之餼以爲養故得與二三子遊息於此三年矣今者恭遇

皇太后萬壽分當先期赴闕以效 無疆之祝惟是院之一草一

木亦余所極不忘者得無不免於毀傷乎明對曰昔周民之於召公猶思其人而愛其樹況多士於先生其敢忘甘棠之義先生曰然則子爲我記之明不敢辭謹條其目如左自聚星樓而北爲院之門由門而堂有兩堂堂之後爲懷德樓又進爲遂養樓栁三榆一桃六桂四柚一柹一山茶一懷德樓之右爲先生藏息之所命之曰輩學軒軒之前羅列者梅四桐一桂一碧桃一石榴一蠟梅一海棠二紫薇一山茶一玉蘭一杏一椶櫚一梔子一軒之前後皆學舍也前一區後二區柏二桃十一桂二石榴三山茶一梓一桐一橘一其蔓生者爲朱藤爲左轉藤爲枸杞之屬其叢生者爲鳳尾竹爲芭蕉爲南天燭爲玫瑰木香薔薇月季之屬至卉之屬

則不能徧記也既又揖從學諸子而語之曰草木無情者也尚能當花而花當實而實以酬先生封殖之德諸君躬被時雨之化得不思蚤夜淬厲期於發名成業以無負先生之拳拳皆應曰是吾黨之心也敢不一如先生在院時先生名文弨字紹弓杭之仁和人以餘姚祖貫通籍壬申科　賜進士第一甲第三人及第官翰林院侍讀乾隆歲次辛巳七月十八日郡諸生趙曦明承命爲記

容膝居記

趙曦明

余年六十未協厥居遷於邑之白虎巷人多於屋宴息靡甯越五年乃治其北向者一間量施牀榻而自課其中知交過而相存擕手並坐可三人對案小飲可二人解衣高臥則一人而已因取陶

靖節先生語而名之曰容膝客有問余者曰子之取乎此將與靖節有同者耶抑有參差形之而有互勝者耶余應曰皆有之靖節之文與其品前賢且不敢望矧其在余若是者靖節勝靖節雖貧猶得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庭繁桃李徑茂松菊而我并無南窗可倚若是者靖節亦勝然靖節五男莫好紙筆余惟一子粗解讀書所未卜者諸孫耳若是者我似勝靖節生晉宋之交更桓元之亂飢寒相煎或奪所好壽止六十三歲而余年處耆老之介耳目無恙日閱書數十頁作字一二千所好不奪於飢寒而祖孫父子長庇昇平若是者我真勝至以性剛才拙之故頓脫塵網甘心固窮乘化而遊不懼不喜修短任之於天名實返之於已斯不敏

之所庶幾而靖節殆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乎客笑曰有是哉盍書之遂以爲容膝居記

玉泉記

包士曾

橫山東麓有止水相傳曰玉泉泉清而甘清可鑑甘可飲蓋山之精氣所結予往來山中則必於泉泉當草逕無怪石佳樹之襯釋予結廬其上爲玉泉菴無陂池亭榭映帶上下貴遊之所不到高人逸客嘯歌吟咏之所不齒而泉闃然於山下徒供樵夫牧子野農俗衲之嬉玩嗚呼亦可謂不遇矣嘗論宇宙之美造物並蓄其厚力以生而顯晦不同每各因其地之所置陽湖自城濠左眺其迤邐楚楚者僅數橫山山小而童非有梁溪陽羨澄江諸山之雄

秀使移此泉於勝區參伍於幽岩險谷間聚衆美以遨世賞嘗遠
過今日而乃沈沒寂寥於茲山此予之所以歎也雖然横之爲山
不可謂非山玉之名泉即不可謂非泉山能出泉泉詎不可以汲
而不遇何病哉或曰泉亦自有遇泉之西三里更有龍井有羽人
王八百丹井云